

# 廣播、放送摩登新事物

文／戴寶村（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）

收音機廣播是日治時代臺灣人的新體驗，「ラヂオ」（radio）也變成臺灣話的詞彙，本期由李承機介紹日本收音機廣播的發展，1928年起臺灣廣播電臺陸續設立，其管制色彩及國家宣傳機制濃厚，普及性有限，但仍帶動唱片及流行歌曲發展，乃至運用於投機性的商業交易。1940年完成的民雄放送所，是日本遂行東亞電波戰的重大建設，邱上嘉敘述其建置以及延續到戰後的使用，最後被指定為文化資產的「國家廣播文物館」的過程。戶水昇長期任職於交通、遞信部門，鍾淑敏撰文指出戶水昇對廣播的深刻認識，並可透過廣播向內地宣傳臺灣，此乃為發眾人所不知悉的一面向。

呂紹理探討收音機的成長，顯然上流社會階層才能擁有此一摩登物，節目類型的變化方面也可看出隨著時局演變，其新聞、教育與娛樂內容作配合調整。

日人強調國民健康是國力的基礎，學校課程安排體育教學，臺灣在1930年也開始收音機體操廣播，專研教育史研究的許佩賢敘說收音機體操由北至南的推廣，甚至由全島至全國聯播，真的是「內臺一體」同步運動，尤其到戰爭期更是積極，使收音機體操充分發揮近代化、國民化及戰爭動員的功能。

黃裕元所寫廣播與新聞資訊的關係，可以知曉臺人透過廣播而獲得世界的消息，另也連帶促成流行歌謠的興起，在官方宣傳色彩之餘，可以聆賞本土明星的聲音，廣播的便利與活潑多元，遂成為臺灣大眾娛樂的主流媒體。另一文章敘述廣播劇的發展，其形態有娛樂性、宣傳性或是社會批判性，即便經歷戰爭期與戰後政權更替，臺語廣播劇曾在1960年代達到巔峰盛況。

臺灣進入戰爭期也適為廣播迅速普及的階段，何義麟主要利用吳新榮的日記史料，呈現收音機在戰時的重要性。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透過廣播的「玉音放送」宣讀「終戰詔書」，儘管音效不佳，內容難懂，但透過廣播臺灣人明確知道「免擱相戰」了。針對主題，蔡蕙頻特別介紹館藏的廣播劇本，以及「灣生」中山侑的廣播及戲劇作品，有興趣讀者可以善加利用觀覽閱讀。📖